

青岛三日

□何红意



母女俩合影

女儿在青岛读研，临近毕业，我们决定去看她。婆婆80多岁了，出远门的日子已不多，我提议带上她。

吃住行都由女儿安排。5月14日一早，我们从舟山飞青岛。婆婆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望着云层上蓝得发亮的天，眼里满是孩子般的新奇。

落地后乘地铁到五四广场站，出口便是青岛威斯汀酒店。女儿用奖学金订了家庭套房，说是让奶奶体验一下。婆婆听说是孙女出钱，嘴里嘟囔着“花那个钱做什么”，眼角却笑出了褶子。

入住后，去万象城简单午餐，回酒店歇了午觉。下午3点多，我们去了八大关。青岛的路高低起伏，婆婆走着有些气喘，她不说累，只说“这城跟咱们舟山不一样，石头房子真好看”。德式、日式的老别墅藏在树荫里，红的瓦，黄的墙，安静得像旧照片。我们沿着宁武关路慢慢走，看花石楼的石头墙爬满青藤，看海浪一下下拍着礁石。

晚上，步行看了五四广场灯光秀。回来的路上，婆婆脚有点疼，忍着不说。晚上我环顾房间，找了个铁制垃圾桶，分隔式的两个凹槽正好放得下一双脚。倒了热水兑上凉水，让婆婆泡脚。她笑着说：“亏你想得出来。”我们都笑了。

女儿从学校赶来。她瘦了些，脸上带着答辩前的紧张兴奋。她说在布展，论文还要改，忙得脚不沾地。可坐下来一起吃饭时，整个人就松弛了。桌上点了当天产的青岛原浆啤酒，女儿给我们每人倒上一杯。婆婆抿了一口，说好喝。女儿又点了辣炒蛤蜊、鲅鱼水饺等菜。蛤蜊肥嫩，辣得恰到好处；鲅鱼水饺鲜得掉眉。婆婆每样都尝了，说青岛的海鲜跟舟山不一样，别有一番滋味。我看着她祖孙头碰头说话，心想这就是奔波千里的意义。

第二天去崂山。女儿安排了太清宫到仰口，坐缆车上下。崂山的海是苍青色，石头裸露着，硬朗得像北方人的脾气。缆车缓缓上升，婆婆往下看，丝毫不见紧张。山上风大，站在高处看海天一色，心里忽然很静。

下山时，女儿打来电话，说论文答辩顺利通过。晚上在台东吃海鲜大餐，满满一盆蛤蜊、扇贝、海虾、海肠捞饭……热气腾腾。婆婆高兴，主动要了一杯啤酒，说“今天得好好庆祝”。女儿又点了油焖



婆婆在青岛留影

大虾和烤鱿鱼，婆婆吃得津津有味，连说青岛人实在，分量这么大。

当晚女儿没回学校，和奶奶睡一床。

第三天，女儿先带我们逛步行街，不知不觉到了青岛啤酒博物馆，票已售罄。婆婆趴在栏杆上往里张望，说看到大啤酒罐了。我们在门口合了影，也算来过。

然后去大学路。红墙拐角排着队拍照，婆婆说年轻人真有意思。女儿又带我们拐进一条小巷，叫宫崎骏漫画街，墙上画着龙猫等形象，色彩鲜艳。婆婆认出了龙猫，说“这个胖乎乎的我见过”。女儿高兴坏了。

最后看了栈桥和中山公园。傍晚6点45分飞宁波。女儿送我们到机场，帮办登机牌，还寄了她整理好的两大箱行李。她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妈，我回去还要改论文终稿。”我说“你快回去”，她说不着急，再待一会儿。

过了安检，回头看她还站在外面，隔着玻璃挥手。老公说走吧，别让她总站着。我们往前走，谁也没回头。

飞机起飞，青岛的灯火在舷窗外渐渐变成细碎的光。我想起那两箱衣服，想起女儿昨晚一样样叠好放进箱子时的样子。她不说想家，她让我们把她的衣服带回去。好像衣服回去了，她的一部分也跟着回去了。

三天很短，可装下的东西，足够回味很久。女儿在陌生的城市里扎下了根，忙着论文、布展、答辩，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努力的大人。

照片由作者提供

母亲生病后

□宋振东

那天中午，突然接到农村老家小妹妹的电话，母亲因突发脑梗塞等疾病昏迷，已被120急救车送往医院了。我接到电话后，急忙从市内往老家赶。等我到时，母亲已经住进了医院。

此时的母亲，已经是半昏迷状态，大脑不受控制，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，我在母亲的病床前忙前忙后，母亲却问大妹妹说：“这个人是谁呀，我怎么不认识？”一会儿，母亲又对小妹妹说：“这个护士（把儿子当成了护士）杠好咧，对俺这么好，还叫娘。”到了晚上，母亲还不是很清醒，问我：“你是谁呀，对俺这么好，俺不认识你……”哎，母亲的话，让人听了心酸，生病生得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认识了。

母亲住院的第三天，稍微有些清醒时，就念叨孙女、儿媳，说囡囡（女儿小名）这么瘦，要让孩子多吃东西；小玫（妻子）的腰（做过手术）怎么样了，当听说经常疼痛时，说小玫可受罪了，要好好对待人家。

母亲住院第四天，病情刚刚好转有点体力时，就非要让妹妹扶她下床，扶着床头练习走路，要早点自己照顾自己，生怕耽误我们过多的工作，好让我们各自早点回去上班。

母亲和父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一生非常节俭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花，舍不得用。这次母亲住院自己所带来的被褥，还是30多年前，我当兵在家时盖过的红花洋布棉被子，其破旧程度让人难以置信，里里外外用花花绿绿各种颜色的小碎布，缝补了近20个大大小小的补丁，就是这样，里面还露着棉絮。

现在，我们兄妹三个早已长大成人，各自成家立业，不在父母身边，都在外地有自己的工作，并且都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我们的生活条件远比父母强得多。但是，母亲还是挂念着我们，我们每次回老家时，母亲都会把咸鸭蛋、鹅蛋、花生、大红枣等家乡的特产准备好，让我们带回城里。而我们带回老家的牛奶、糕点等东西，母亲却舍不得吃，经常是给这个留着、给那个留着，时间久了，不是过期就是放坏、长毛变质。

由于父母年事已高，已经多年没有种植需要经常喷药、田间管理比较复杂的棉花了，但是，为了孙女冬天不受冻，做被子、衣服等要用棉絮，他们还是坚持种植了一小块地的棉花，收获后，到现在还一直放在家里，给孙女留着，随时备用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这是母亲第一次生病住院。自从我参加工作后，离开家乡30多年以来，由于工作繁忙离不开，这也是第一次6天6夜照顾陪伴在生病母亲身边这么长时间，真是亏欠父母太多太多了。

我们兄妹三个都不小了，最小的妹妹也40多岁了，但是，母亲还是为子女着想，还是把子女当成孩子看待，从不考虑自己。

这就是母亲，一生节俭，不言索取，只顾奉献，无论是健康，还是生病，总是时时刻刻挂念着自己的儿女，为儿女着想……